



◇乡村记忆

故乡的石匠



我的故乡在肥城山区,村子三面环山。村里的所有设施几乎都是石头的,石屋、石墙、石道、石桥、石碾、石磨等等,就连有些小胡同也是石头铺的。因此,石匠从前在俺村里就是很吃香的人物了。

□师承端

石匠干的第一个活就是起石头。村里的石窝在离村不远的南山上。小时候我和伙伴们经常到南山上去割草,也经常到石窝里去玩要,有的石窝很大很深,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开挖的;有的石窝还在起着石头,石匠们打石的声音清脆悦耳。在这些石匠中,有的我叫他大爷,有的叫大叔,他们都是虎背熊腰,身强力壮。

早饭后石匠上山去起石头,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放着大锤、钎子、铁锹、火药、雷管、导火线、筐头子等工具。到了石窝后戴上套袖就开始干活,两个人一组,一人扶钎一人抡锤,先凿炮眼,凿成后放上雷管装上炸药砸实,引出导火线后就会高声喊“都躲开,放炮啦——”一连喊好几遍,等周围确实没人时就开始点火。每逢此时,我们都会停住手中的镰刀,站在高处看放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眼看着浓烟升起,巨石崩裂,碎石四溅,又哗啦啦啦落在地

上。炮声过后我们会跑到石窝里再看看,一股烟臭味会扑鼻而来。石匠们又开始打石了,先将周围落下的碎石清理干净,然后将炸开的大石头再凿开,打成一个人能搬得动或者两个人能抬得动的石头,将打好的石头搬到一起堆垒成方形,无论谁家用石头都是按方计算,量好方后自己用手推车或者地排车往家运。

起石头是个力气活、苦差事,春秋季节活好干一点,冬夏季节就很受罪。冬天,天气寒冷,石头冰凉,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划破,石匠的手经常被冻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夏天,烈日当头,没有一点遮挡,一天蹲在石窝里,四面不透风,别说搬石头了,就是什么不干也是汗流浹背。上山起石头有时中午自带干粮和开水,开水喝没了就喝凉水,有时回家吃中午饭。他们的饭量都很大,一顿饭能吃上二三斤馒头或者十几个煎饼。我记得有个石匠姓赵,我管他叫大叔,夏季的一天他娘磨了一大盆准备摊煎饼的磨糊,放在院里的石台上出去了,

中午赵大叔回来后又渴又饿,他一眼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那盆磨糊,认为是他娘给他冷的糊涂呢(我的家乡有个习惯,就是在夏季做早饭时烧上一大锅糊涂,喝剩下就凉在盆子里,中午干活回来先喝上两碗,既解渴又拔凉),他二话没说,端起大盆憋住气就一饮而尽了。他娘回来一看盆里的磨糊没了,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喝了”,他娘说:“孩子,那是盆磨糊啊,你怎么给喝了呢?”他说:“我说喝着怎么觉得有个生粮食味呢。”

石匠干的第二个活就是打料石。俗话说“守着什么用着什么方便”,家乡的山多,石头就多,用着就很方便,家家户户盖的房子、大门和院墙的基础、墙壁都是石头的、窗台、门台、台阶、院子里的石磨、石桌和石凳等,厕所、猪圈、鸡窝等,也都是石头的。

石匠们的技艺精湛,那些三角八棱的石头只要到了石匠的手里,就任凭石匠的摆布和修理,你看石匠一会儿用锤子砸,一会儿用凿子

凿,一会儿用剃斧剃,就像变戏法似的成了一块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的料石了。石匠的眼力很好,垒墙时,石匠在墙的两头各放上一块标准料石,拉上一根绷直的线绳,到料石堆里搭上眼一看,随手搬过一块石头坐在墙上保准合适,就是有个一块两块的料石不合适,用锤子敲打敲打也就行了。

我家老宅院里的那几间房子全是石头的,而且是石头到顶,至今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仍然结结实实地矗立着。村子西边的那条小河上的几座小桥都是石头的,是村里的石匠垒砌的,石头桥墩,石头发碴,石头护栏,条石桥面,美观大方,经久耐用,成了村里的一条风景线。村里学校的教室是石头的,教室里用的课桌和凳子是石头的,就连老师的讲台也是石头垒的,都是出自俺村的石匠之手。

如今起石头、打料石都机械化了,石匠这个工种几近绝迹,被称为石匠的人也都到了老年,如同那一座座石屋,他们已成为过往岁月的一抹背影。

大众讲坛预告——

杨义堂倾情

讲述‘大孔府’

由山东省图书馆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性读者活动大众讲坛暂停一段时间后,将于9月17日继续开坛。本次讲座我们邀请到来自孔孟之乡的文化官员、剧作家杨义堂,他将携自己新出版的长篇传记《大孔府》,带读者和听众走进“天下第一家”,倾情讲述从1919年五四运动、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出生,到1949年孔德成离开大陆、曲阜解放为止的30年间,孔府末代主人們的坎坷命运,以及围绕孔府发生的一系列曲折动人的往事。书中还展示了民国时期孔府“接北斗”、泰山“拴娃娃”、山东驴戏等一批神秘丰富的齐鲁民俗,更有末代状元王寿彭、抗战老人范明枢、前清翰林庄陵兰、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著名散文家吴伯箫等一批山左贤达与孔府的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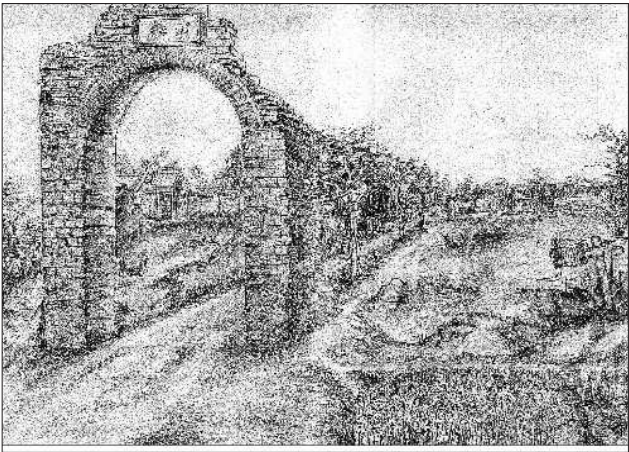
孔子世家,乱世风云。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前20名听众,将有幸获赠由作家签名的《大孔府》一部。

杨义堂,1967年出生于山东省梁山县,199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在济宁市政府工作。2006年担任孔子文化节办公室副主任,策划和组织了全球联合祭孔、两岸祭孔等大型文化活动。现任济宁市中华文化标志城办公室副主任,承担着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工作。著作有《祭孔大典》、《大孔府》等。

《大众讲坛(第四辑)》也将在现场进行首发,《大众讲坛(第四辑)》延续前三辑的编辑体例,收录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一年内大众讲坛举办的22期精彩讲座,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民俗、经济等,每一期讲座内容后,都附有相关参考书目,供读者研究学习之用。为了回馈听众对大众讲坛的厚爱,本次讲座设立20个幸运听众奖,幸运听众将免费获赠《大众讲坛(第四辑)》一本。

为了方便听众周末听讲,大众讲坛的讲座时间由周六的上午9:00调整到周六上午9:30。

时间:2011年9月17日(周六)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西门

□高晶继

和淄博地区的许多村庄一样,田家村在历史上曾多次建筑围墙,最具规模的一次是十九世纪中期,据说是为防备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那时官府和民间都恐慌地将起义军称为“长毛”。围墙很快建起来了,墙虽是土夯的,却又厚又高。建墙时挖土成壕。围墙建有四门,城楼形制一样,都是砖石结构,做工精致。门楼外围十余米宽,门洞宽深皆四五米,青石铺道,木门厚重。门前有乡勇执大刀长矛站岗,严防外地生人。其实后来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并没有来过,北方的捻军也未波及到这里,墙寨倒是经常被当地的匪患骚扰。村民的防范意识渐渐淡忘,围

墙渐渐荒废。村民们挖土填壕,拆砖搬石,垒猪圈,平菜地,高大的围墙迅速颓塌。到了解放前夕,门楼只剩下残垣断壁,孤零零地站立在村子的外边,默默地承受着风吹雨打。

只有门楼上镌刻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东门上刻着的“望海”是最好明白的。东门外有座石桥,一条溪流常年流水,是村里最好看的景致。我五岁那年,和表弟同时种了牛痘。表弟的父亲抱着他,在东门外桥边河水里,捞了几条小鱼,装在玻璃瓶里,说是熬鱼汤给表弟喝,当发物。我看着被抱在怀里的表弟,看着玻璃瓶里游动的小鱼,羡慕极了。表弟有父亲抱着,我没有;表弟有鱼汤喝,我没有;表弟的牛痘能管用,我的不一

◇壁月钩沉之四

守望之门

定。我难过得哭了,哭得很伤心。又过了几天,我和哥哥在桥水边迎接外出做买卖的父亲,父亲把推货的小车停在水边休息。他指着门脸上砖刻的“望海”二字说,从这里顺着河水向远处走,就会到达大海。大海宽广无边,鱼儿又多又大,说不清有多好,估不透有多神。咱村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想去看大海,可很少有人能去。你们要去看看,也替我看看,替祖上的人看看。我凝视着门楼上的字,将它深深地记在心里,幻想着溪里的小鱼游到东海变成神奇的大鱼。

而南门上的“面极”却很深奥,村里没人能解读它。南门外有我家一块地,地北头靠着南门楼,地南头就临着淄川岳店村的金锁岭,小时候跟父亲到这里干活,每每回头注视这南门。去探望住在淄川县东官庄村的大姨,或者帮父亲拉小车赶集赶会也从这南门出入。门楼额头上镌刻着的“面极”二字,早已熟识,却始终悟不出其中的道理。后来在成长中才慢慢体悟,古人刻下的这二字也许是让人面对“极致”,感悟“极致”。而那时少年的我所深深体会到的却是艰辛人生的极致:当时帮父亲拉小车或守摊卖货,不能有半点懈怠,周边金锁岭的野趣、

鲁家站煤矿吊车天轮的神秘、王家林御葬石兽的巨大、莲花庵庙会的繁闹无时不在强烈吸引着我,但我要帮大人干活,不能有半点分神,更不能离开半步。那时,我童年受到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约束,内心压抑达到了极点。我那幼年的妹妹被人砸成重伤得不到抢救而夭亡,浅埋在金锁岭下被野狗撕扯,单薄的衣衫飘挂在棘丛梢头,我心里刀绞般的疼痛。我大姨三十岁就守寡,在困苦和孤独中熬煎了六十多年,虽是长寿老人,一生的艰辛却让人心酸到不能自己……南门倒塌殆尽,“面极”二字却永远烙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苦难生活永远疼痛在极处。

西门刻着“村华”。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常见到人们在夕阳下手搭凉棚,眺望道路尽头,盼望远方亲人的归来。

北门倒塌得早,字已泯灭不清了。

村寨门楼目睹了艰辛年代多少个故事。寨门围墙,老槐古庙,土房草舍,这一切都沧桑却温暖,清贫而亲切。它化作父辈祖辈的身影和怀抱,带着穿越时空的眷恋,在游子 and 慈母之间,构成永恒的情结。门楣上的刻字共同描绘的图画,却让我一生魂牵梦绕。

说“社火”

□朱永胜

“社火”是鲁西南当地专用的一个土名词,指的是为亡人送葬时所用的纸扎车、马、房屋等,也叫“纸扎活”、“罩子”。原出于古代节日迎神、赛会,由舞团所扮演的杂戏、杂耍,乃敬神、娱乐用词,在民间逐渐演变为为死者扎纸送葬之专用。

扎纸送葬由远古时代以生

物、活人“殉葬”演变而来,把这些纸人和物品焚烧掉,便视为到阴间可以为亡者使用,借以表达儿女们对老人的一片孝心。

当地俗语说,“穷人不可富葬”。“社火”其实代表的是“活人的眼气儿”,视丧家的财力而行,穷人可以少用或不用,富者多多益善,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后来,不管穷人富人,都会为死者扎很多“社火”,哪怕生前片瓦不存的

亡者,儿孙四处借贷也要给其扎整套的“社火”,希望穷困一生的老人到阴间能过上好日子。有的儿孙在老人活着时不行孝,老人死后也会给其扎“社火”显示“孝心”。

儿孙给扎的“社火”再好,有没有福气享用还是一回事。民间一直认为,这辈子做了恶的,到阴间不会有好日子过,老天会惩罚他,在出门的时候刮大风下大雨,

让他的“社火”破败不堪。去年,有朋友的祖母病故,出门那天,上午大风刮个不停,天阴沉沉的似乎挂着雨滴,没想到下午送葬的时候,风全停了,太阳也露了脸。一路上不断有老人说,这老太太有福气,落了个全活“社火”,都是平时行善积的德啊!

如今,“社火”的种类也是与时俱进,更加“现代化”了,电视机、电脑、小轿车一应俱全,有的

还扎起了“小高层”,甚至还有扎“冥界银行”的,想让亡者的金钱取之不断,用之不绝。将来,碍不着会有扎宇宙飞船的,让亡者再做做太空旅游呢。

说起来,一方面,“社火”寄托着家人对亡者的感念、祝福等情感,不易杜绝;另一方面,这些东西被焚烧以后,除了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满足人们的一点儿虚荣心,没有丝毫的实际意义。

